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樂律全書

(三十)

朱載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律呂精義內篇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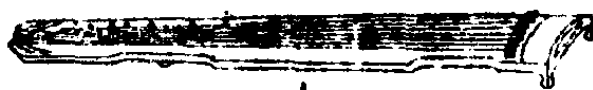
鄭世子臣載堉謹撰

樂器圖樣第十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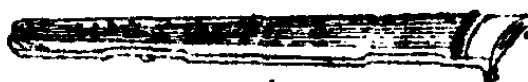
絲音之屬總序

臣謹按禮記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則琴瑟之有大小可知矣故爾雅曰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郭璞謂皆二十七弦非也至宋陳旸遂謂大琴二十弦中琴十弦大瑟五十弦小瑟五弦其謬益甚殊不知琴瑟度數雖有大小而其弦數則無增減是故大琴小琴皆止七弦大瑟小瑟皆止二十五弦特律尺長短不同耳琴瑟大者以黃鍾正律之管爲尺中者以太族正律之管爲尺小者以姑洗正律之管爲尺是謂律度之尺周禮所謂以十二律爲之數度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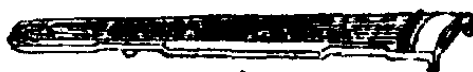
七弦琴小樣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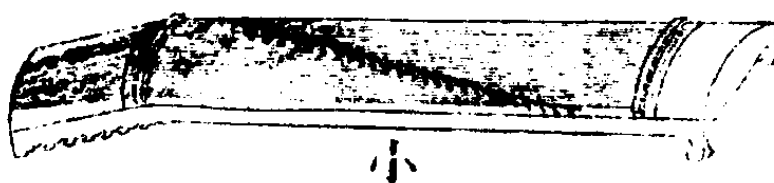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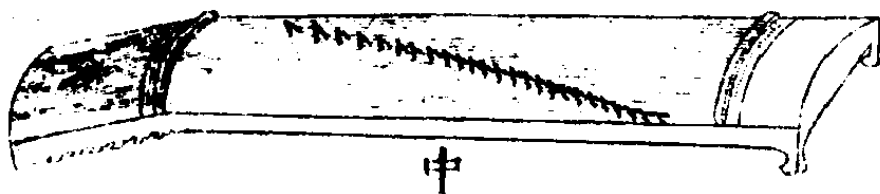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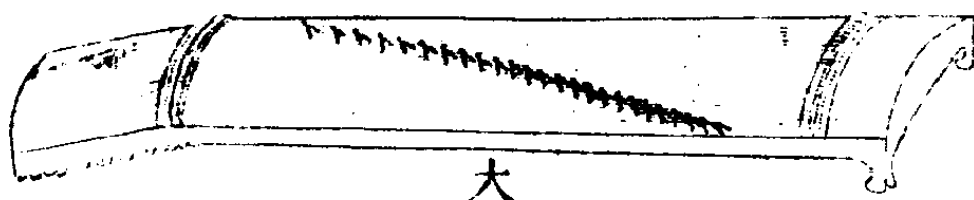
中



小

琴瑟各分三等皆以桐木爲之髹以黑漆琴身通長五尺五寸首廣九寸尾廣六寸肩廣一尺齧岳中間五尺樣制與常琴同

樣小瑟弦五十二



瑟身通長
九尺首長
九寸廣二
尺尾長一
尺八寸廣
一尺六寸
兩岳中間
六尺三寸
尾下兩旁
垂雲各六
樣制大率
與今箏同

琴箴瑟銘

共二首

揆神農之初制尚火德之數七效法四時五行則象三才萬物斷以嶧陽之桐髹以楚宮之漆軫以崑山之玉徽以麗水之金誠六樂之所重允百世之所欽雖然是皆末節非君子所謂琴君子於琴宜審其音或古或今孰雅孰淫謂調有古今曲有雅淫也大抵七音爲均具乎二變則古五音爲均駢乎二少則今粉偉而麗和平而中諧於操縵則雅幽沉而細趨數而濫流於操弄則淫故曰琴之爲言禁也禁其邪音也君子御之以儀節也非以恣心也是故弦絙而貴清聲宏而尚宮繁而有節和而不同詠清廟之七始歌鹿鳴之三終協文王於笙磬比關雎於鍾鼓聲凡八十有四曲凡三百有五崇先王之德音黜流俗之僞譜非歌不弦非弦不歌頌聲滿天地其樂更如何

凡二百六十字刻於琴腹之下

庖犧氏之創物兮始弦桐以爲瑟象離三之虛中兮戴九梁而洞越弦大衍之五十兮不勝悲而半折浩朱襄之飄風兮肇五弦於士達瞽三之爲十有五兮重華作而增八灋有番弦兮或二十而羸七必五五而適定兮與天數以爲一紛弦樂之殊名兮皆放此而後出夫是以稱樂器之宏兮莫敢擬大而度長歷炎黃而陶唐兮爲咸池之大章韶以詠而永言兮聲依永平賡歌之明良及周爲雲和兮友之以龍門空桑想夫制作之妙伶倫吹簫后夔拊手晏龍度左公輸斷右其長爲黃鍾者九兮倍其九以爲首也其商爲頌瑟兮其宮以爲雅奏也夫惟瑟聲者歌聲之所主弦二十有五兮旋宮具也七弦相爲律兮番弦五也鳳和鳴兮其句也厲行飛兮其柱也歌必取瑟兮旣歌而語也徒歌曰謠兮徒鼓瑟曰步也恒爲堂上之樂兮瓠竹在下也名其爲登歌之器兮無故不去

也瑟教廢則歌詩者莫之爲譜也是以聖門亟稱於瑟自琴以降豈無他弦而有所不必言焉胡不觀於魯論乎孺悲之所聞點爾之侍坐由也之在門弦歌之聲託瑟以傳又不觀於國風之唐秦乎唐有山樞秦有車鄰皆專言乎鼓瑟不見刪於聖人胡不觀文王之廟祀乎一唱三嘆應弦如見歌呼於穆遺聲盈耳升歌示德舍瑟曷以又不觀於周公之禮經乎飲射賓燕禮盛樂備登歌在堂間歌在陞或以瑟二或以瑟四堂上侑歌惟瑟而已若迺騶虞經首間若疊奏鄉樂惟意二南先後燕有房中之弦樂學有宵雅之肄教皆主於瑟而他弦莫侑此古人之所甚重今人之所駭笑者也自韓非之妄論齊人之見擯秦蒙將軍剖之而爲箏易京君明變之而爲準新聲代作古意浸泯若迺絲聲之器遽數之莫能旣侯氏之坎坎師延之靡靡嵇阮寄嘯之具秦漢鼗鼓之戲於是

六合百納絲桐亦改其制太乙天寶弦柱各出其新意吳蜀楚之聲不同平清瑟之調滋異厥有鵠弦金縷左振右擊檀槽銀裝孤柱四隔立掬臥摘竹軋木搯白虎之爪黃金之撥能使師曠瓠巴拙但見吃飽蘇葩俳優裸裎以助其喧阗都疊臘苔急笛悲篋以奮其啁哳觀其指法則秦箏多撮琵琶多撝空侯多擘柳琴多擊竊比於琴家之孫吟按抑孰若一弦一柱取聲於自然而不假弄手以爲力也弦樂莫先於瑟他弦行世而瑟不行焉是棄其祖而爲支裔之從權其根而葆由枿之萌也若迺道調僊呂託異人之夢授而律呂每混於俗稱怨湘哭顏疑胡琴之避徵而曲調例闕其徵聲又孰若一均七律諸調皆在焉而隔八之弦自相生也然而箏笛之耳未能聽古淡者見操瑟而已嫉章句之儒僅知守詁訓者聞歌詩而自失惟夫陸沈野逸舒湮宣鬱宛其俟命且以

永日人莫我好而吾瑟之僻於是采孤桐兮南山之陽致文梓兮
北山之北本以黃鍾度以周尺遂練朱而繩絲雖繪錦而貴質小
弦之縷七十餘二大弦之絲八十有一初促柱以高張乍試手而
拂歷始肄蒿萃之食載歌寤寐之服但聞誦詩之聲莫知弦指之
力逮手熟而習貫益心悅而忘倦爲之歌伐檀若有斷輪乎河岸
爲之鼓考槃若有叩槃乎山澗方且陳懿戒以自警聽衡門而無
悶賦白駒之逍遙諷淇澳之瑟僖和鏘鳴兮中清寄散聲於咏嘆
共赤松而調均異湘靈之悲怨儻流魚之能聽付狸鼠於不見誦
閒情以自欣虞僕人之見訕遂迺避俗塵而韜錦且弛弦以回鴈
善吾瑟而不鼓思悠悠兮待旦亂曰皇義肇瑟韶以詠兮姬孔歌
詩瑟之盛兮瑟遠詩存歌不傳兮孰能誦詩惟朱弦兮勿求諧世
我思古兮解弦弭柱羨昭文不鼓兮

一千一百八十九
字刻於瑟腹之下

論諸家瑟制之陋

曲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子游曰小人學道則易使小人指庶民也然則瑟乃士庶通用俗以爲僭誤矣好古之士誠欲造瑟當於太常寺雅樂器中求其樣製如不可得只照箏樣最妙蓋瑟與箏大小雖異而樣製相同也長短高低比箏加半倍可也首尾廣狹比箏加一倍可也上弦設柱亦與箏同但音調不同耳或問瑟長八尺一寸其周尺歟抑近代之尺歟曰譬如琴長短不一皆可彈也瑟長短由人耳巧匠見箏之形必能造瑟其圖見上文者足爲證他書所載不足徵也若宋史樂志及文獻通考陳氏禮書樂書李氏律呂元聲古樂筌蹄韓氏志樂劉氏元義黃氏管見之類臆說杜撰樣製皆陋不足爲法式也

論瑟不宜用黃弦

世儒以瑟爲二十五弦者衆矣然未必合於先王之制蓋由夫具二均之說不明耳古之所謂中清二均者是也今之所謂中清二均則非也噫此理深奧苟非知音者不能喻之也喻之而不解故也古所謂二均者具丈夫童子之二調而分男女老少之聲今所謂二均者乃以黃弦界於朱弦之中分內外各十二弦以應十二律而黃弦爲君不彈古無是說也樂記曰宮爲君蓋樂以宮爲主亦猶人道以君爲尊而宮音豈可以不彈不彈則無君君斯亢而有悔矣夫弦樂以聲爲本猶君以政令宣示天下也今乃陽以黃色別之以示其尊而陰欲置之無用之地使其無聲以喪其本豈可哉既有黃鍾之宮而又添設黃色之弦命曰君弦於義安取原其爲說

之由蓋以二十五弦其數奇若除中弦則內外各十二以配律呂之數此不知音者穿鑿之說耳今人信之不疑豈不謬哉鼓瑟之工古用瞽矇爲之彼旣無目安識黃弦耶以此證之則其穿鑿益可見矣其說不知起於何時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初未嘗有黃弦居中之說而莊子曰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文子亦曰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二子皆周人也其言最古必有所本果如中弦不彈則不可謂之二十五弦皆動也淮南子曰今夫調弦者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是漢人未嘗有中弦不彈之說也杜氏通典曰頌瑟二十五弦盡用之是唐人亦未有中弦不彈之說也文獻通考曰宋朝太常瑟用二十五弦具二均之聲以清中相應雙彈之第一弦黃鍾中聲第十三弦黃鍾清應其按習也令左右手互應

而所謂第十三弦者卽中弦耳蓋亦未嘗不彈也元史樂志
登歌樂器瑟用朱絲爲弦凡二十有五各設柱亦不言黃者
居中央上自周漢下至宋元考諸載籍皆未有是說不知從
何而得之夫黃弦於瑟最爲害理而太常習久莫覺其非雖
禮樂大事非敢出位妄言然旣知其誤亦不敢不言也此古
所謂芻蕘狂夫之末議固君子之所采而不以人廢也聊著
於此以俟後世知音之士或有所折衷耳

論瑟不宜用朱弦

古稱清廟之瑟朱弦所謂朱弦者特用於清廟云耳清廟者
文王之廟也樂用朱弦舞用朱干此天子禮樂非諸侯而下
所敢僭也人皆知僭用朱干爲非禮殊不知僭用朱弦亦非
禮此禮不講近乎僭矣朱弦尚近乎僭黃弦豈可僭乎料想

孔門學瑟亦未必用朱弦今之士庶學瑟只用冰弦可也不獨士庶雖卿大夫鄉飲鄉射亦不可儕然舖中所賣者多是朱弦雜以黃弦切忌不宜用之無已多買箏弦擇其粗大者兩條續一條用之可也

論瑟面不宜繪飾

按元史樂志瑟面施采色兩端繪錦此係近代俗制非古制也古稱錦瑟不過用錦一幅置於瑟尾以襯弦耳後人穿鑿遂繪錦焉殊不知詩所謂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蓋皆通漆爲飾無繪錦之說也琴瑟壹體表裏通漆琴用玉徽瑟用錦襯庶幾古人瑤琴錦瑟之制

論瑟不宜重不用架

嘗考瑟制長短輕重儀禮言之甚詳今爲四圖如左

左何瑟面鼓右手相工圖



左何瑟後首右手相工圖

